

西平四

白夜

著者 西平
原書名 白夜
著者 西平
原書名 白夜

贾平凹
名作
评点
本

贾平凹 原著
费秉勋 评点

白 夜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评点本总序

贾平凹

出版社计划出版《浮躁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的评点本，我感到了意外，因为目下的图书市场并不景气，而这几部作品中《浮躁》初版数目虽不大，却连续再版过十余次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初版皆数量颇大，再加上各有盗版本四五种，真担心即便评点还有人去购买阅读吗？更惶恐的是我的作品能经得起评点、值得评点吗？

来约稿的吕华先生和野莽先生，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不但是优秀的出版工作者，又本身是出色的翻译家和作家，多年来翻译和协助翻译了我许多东西，他们一再向我申明国内外图书市场情况，说这项工作如何有意义，且曾先后接收过一些人寄来的这些作品的评点本，可以在收到的评点本中挑选和重新组织评点人员，决心很大，效果预想不会太差。于

是，我同意了。后来，因种种原因，这套评点本的出版事宜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接过去了。这就是这套书出版的全部内幕。

《浮躁》初版于一九八六年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则都是写作出版在九十年代。《浮躁》是农村题材，写法上与后边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是和《废都》为一组的城市题材作品，而《高老庄》又是农村题材，但写法上与《浮躁》不同，也与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不同。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，我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，关注和忧患今日的中国是作品的内核，寻找和实验更能体现中国作家的写作形式使我的写作热情不减。

这些书出版后，它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，可以说《浮躁》和《高老庄》社会反响是强烈的，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皆因《废都》的巨大阴影，受人评说虽多但能公开说出来的很少。我向来除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外，对一切都缄口不语，包括对文学上的争论和文坛上的是非。至于我的文学观，譬如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，对如何以诗意进入现实生活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，对西方文学的境界的趋同和民族形式的认识，对怎样建立在汉文学基础上的新的写作等等，我喜欢在每部长篇的前言或后记中说我要说的话。这些话既然已经说过，恕我在此不再啰嗦。

我在这里要说两点：

一、感谢出版社肯以这种形式出版这四部长篇，它们的出版可以使读者集中读到我的长篇，以此抵制社会上的一些盗版本。现市面出售的《贾平凹小说全集》、《贾平凹短篇小说集》，都是不法书商私自编选印行的，将数部长篇编那么一大厚本，字迹奇小，错误百出，是对我的糟踏也是对读者的糟踏。

二、参加这次评点的肖云儒、费秉勋、孙见喜、穆涛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、教授和作家，他们有兴趣作这项工作，并十分地严肃认真，着实让我感动，向他们致以谢意。而还有一些先生，他们是自发的评点者，

譬如兰州的陈泽先生和湖北的董子竹先生,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社选中了别的评点本,这令我感到很遗憾,我感谢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,向他们敬礼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大堂

评点本的由来

野莽

去年秋天在西安古城，与平凹和他的文友们相聚几日，感慨颇多。自古文人相轻，平凹他们却是相亲，大家去一处吃饭，其中一人环顾左右，发现少了一个，便掏出手机嘟嘟地拨号，通了就说，你咋不来？说罢关机。果然眨眼工夫，那人就风尘仆仆地来了。呼的人多半是穆涛，被呼的多半是孙见喜。还有一个方英文，和平凹一起凑成四个，吃饭一桌，打牌也一桌，创作是不谈的，与文学崇拜者们的设想简直大相径庭。见面却都攻击平凹的新作，你那里头的那个球人，不是去年一起喝酒的×××和×××合成的么？平凹说，你咋知道？穆涛、见喜、英文说，我

们咋不知道？看把人家作贱的！四人便大笑，平凹默着，想那人是怎么进小说的。

毫无疑问，幸运的平凹在中国拥有最多的读者群，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，从女大学生到男打工仔，北京人爱看平凹的新作，陕西人则爱讲平凹的闲话。我住在西安的城市饭店，晚上出去逛街，进一面馆，老板娘是一老一少，似是婆媳模样，墙上挂着当地名人所赠的字画，字画下有各样面食的品牌和定价，其中有一样滏子面，我便问，贾平凹写的王观我喜欢吃哨子面，是不是这个？少的老板娘说，平娃子写错了，面里要是哨子，吃起来不是呜呜地响么？又问，滏，那不是喂猪的？老的老板娘说，你吃一碗，看是不是喂猪的！少的老板娘应声就端上一碗，看我边吃，她边诉说平凹离婚的故事，说得气忿忿的。翌日我给平凹打传呼，坐台小姐问，先生请留言。我就留言：请贾平凹回话。小姐忽然锐叫一声，呼贾平凹？又惊又愣还有点吓，好像西安谁都能呼，唯有此人是不能呼的。我说，要他速即回话。小姐只好乖乖地给我呼了。这类趣事，于我是一个偶尔，于平凹身边的文友们，则是朝朝暮暮。每从平凹的新作中读到一个故事，一个人物，相聚时必能找到出处，大家快活一通，平凹默坐着，一一认账。

平凹的研究者虽不如普通的读者那么多，却是专家学者、博士教授者流，甚至还有外国的汉学家，以一当百，一言九鼎，论述平凹的文章从主义，从流派，从情结，从意蕴入手，最后得出它的复杂、精深、玄奥和神秘。想起从平凹文友们嘴里出来的好听的掌故，于是在西安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个即兴的构想，想让平凹的文友们用知根知底的凭据和有别于人的见地，各自评点一番他的小说。以聪明、灵秀、妙趣、凝炼的文字，在贾氏的小说林中，充任一次义务的导游，这里有什么，这里又有什么，此人从何处来，此事又在何地发生。步入一片神奇的山地的人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土著，这样才会有不犯迷糊的保证。下次再聚，我把此

想告知依然在座的诸位，席间除平凹本人面带几分娇娘似的羞涩，见喜啊，穆涛啊，英文啊，还有把贾氏的《废都》介绍到法国并促其获得女评委奖的吕华啊，以及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拍摄大西北的童宁啊，大家都表示了衷心的拥护。一件新鲜事情的开头，就这样产生在西安城中一家秋风入窗的小酒店里。

说是新鲜，却是古老，因为天才的张竹坡、金圣叹、李卓吾、毛宗岗父子以及冯梦龙们早已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，而且创下一门学派，留下千古妙语，珠玑灿烂，魅力四射，以至文坛出现了无书不评的蔚然奇观。不过后来，此风渐绝，二十世纪的新文学，在借鉴西方的创作的同时，也借鉴了西方的评论。文章书籍刊印出来，要评就是宏篇大论，洋洋万言，独立发表在报刊杂志上，与中国古之特有的，只言片语的，发表在书眉页侧的评点模式大异。时有读过古书的文士，偶见奇书，喜之不禁，也曾仿效旧例，点而评之，却是孤芳自赏，至多供友人饭后传阅，酒间谈论，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小行为，将时光倒流到以手传抄的年代，并没有引起出版家们的注目和支持。

智者说，读奇书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智者又说，读妙评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奇书能引人入胜，妙评则是借票入门。“借彼舌根，通人慧性；假彼手腕，开大心胸。”这是袁宏道对于评点的评点。既然有这诸多的好处，评点这种令读书人愉快的形式何以断送在了今代，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。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的事情是如何将金圣叹们早已尝试过的文法，今天再来尝试一遍。

经过选择和自愿，参加第一批贾书评点的人中除了两位著名的美文家，孙见喜和穆涛，还有两位著名的学者，肖云儒和费秉勋，他们都是平凹最好的朋友，是眼看着平凹一步一步从丹凤走到西安，又从西安走向世界的知情人。对照最初的策划，可惜少了一个出口成趣、妙笔生花的方英文，此人一定是不幸陷入了一项无法脱身的事情之中。四位评点者以一

流文采，四样风格，分别在四部长篇的右侧，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一般读者此前绝难知晓的秘密。曾经读过平凹原作的读者朋友，请打开本书，沿着他们文字的指引，你会走进一个新的妙境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北京听风楼

礼·澧

总 评

这是一部非常切近现实的作品，写的是九十年代西京的现实生活。书中人物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，有该市最高层的行政领导，也有得意或失意的其他行政官员；有以房产条件在商海中浮沉的老户市民；有从农村进城来闯世界的打工仔、菜贩子；有考古专家、警察、演员、剪纸艺人、服装模特；有暴发户、遗老、贵族后裔等等。小说以平易灵动的笔墨，经纬于西京的各种生活场面和生活角落中，再现了上述各种人的生存状态、情欲追求，以及他们之间的相恨、相爱、相欺、相助。这里有游侠与贵族的苦恋，有鬼戏班的游走活动，有官场上的上下其手，有贫民窟的赌博和幽默。

《白夜》使用的虽然基本是现实的笔墨，但也颇多魔幻的点染，如死而复生而再亡的再生人；剪纸老太的奇特预感；一把鬼钥匙使人害上不治的夜游症；官场失意者中风后的女化和蚕化。特别是神秘诡谲人神混一的鬼戏演唱，给现实生活烘托了浓重的、弥漫性的神秘气氛，也引出一种对宇宙阴阳的形而上的思绪。这本书的命名正透露着作家沟通阴性与阳性世界的认识意向。鬼戏的搬演和人间活剧的热闹，让人感受到鬼神世界活脱脱的世俗人性，人群社会险恶的鬼域特色。黑夜里的事物和人所进行的各种活动，其实可像在白天一样看得清楚；而有些光天化日之下的行为，却竟敢像在黑夜里一样肆无忌惮。

贾平凹文学意象世界的转移，也带来着相应的文体革命，这就是他

在《浮躁》序跋中声称采用的“散点透视”写法。转移后的两部长篇都有一种反戏剧化、反史诗的精神。所写皆凡常的琐屑生活，一如生活本身的从容自然，偶然而必然，无序而有序。全书淡化描写，呈现总体上的叙述化体系。结构亦师法生活，不分章节，反整饬，反提纯，反编排，反作文，取散发性和无结构性，从而造就为一个可以无限感受的艺术生活体系。语言追求自然的口语，避免欧化的、长句子翻译语言。这种文体变革的结果，是既从文化艺术气质上显示出收纳古今的深厚浓郁的民族品格，又具有可与世界对话的前锋性。

此书为什么叫《白夜》？白为阳，夜为阴，书中多写阴阳等齐和阴阳沟通。鬼戏是人鬼混一，阴阳难分；阴间鬼情鬼欲，一如阳间生人，贪污受贿亦不能免；活人死后，可以再生回家，夫妻重温旧情；做活人不顺心，于是再死而做鬼。即使活着的人，安见得不是鬼？！鬼是人，人是鬼；阴是阳，阳是阴；黑夜是白天，白天是黑夜，故曰《白夜》。又，此书主角，一为虞白，一为夜郎，二人相恋，亦成“白夜”。

宽哥认识夜郎的那一个秋天，再生人来到了西京。

再生人的胸前挂着钥匙，黄灿灿的一把铜的钥匙——挂钥匙的只有迷家的孩子——端直地往竹笆街七号，去开威老太太的门上锁。锁是暗锁，左一拧右一拧启不开，再生人就呐喊了。阿惠，阿惠。威老太太的乳名叫阿惠，街坊邻居都不知道的；威老太太从里边把门打开，当下就怵住，正编织的竹门帘子将一头线绳往架子勾上挂，没挂住，稀里哗啦掉下来。我是□□，你上一世的男人呀，阿惠！一夜夫妻百日恩的，一直想来见见的，就来了，这钥匙怎么就开不开锁了？！再生人怀里还抱着一架古琴的，是弹《阳关三叠》那类琴，“叮咚”地拨了一下，就“嘿嘿”地笑，说这条街没大变化嘛，过去家家以竹编过活，现在还是，他那时编门帘，编筛箩，编扇子，编床席，十二层的小蒸笼不点灯搭火也能摸黑编的。再生人看见了柜下放着的一个蝓蝓罐儿，热爱的样子，一口气将罐口上的蜘蛛网吹开了，开始说许多当年做夫做妇的隐私。譬如威老太太怎样是粮庄吴掌柜三姨太的丫鬟，脸黄蜡蜡的，却一头好头发，八月十八的清早他去买粮，她是蹲在马路边的石条上，呱呱啦啦用竹刷子涮便桶，涮完了，揭底一倒，浮着泡沫的脏水随石板街石往下流，水头子正好湿了他的鞋。他穿的是白底起跟皂面靴的，跺着脚，才要骂，阿惠仰头先吐舌头，又忙赔了他一个笑。这笑软软和和的，这就是缘份，从此他就爱上了她。譬如，腊月二十三，夜里没月亮的，两个人在城墙下幽会，靠的是龙爪槐树，树哗哗地抖，抖一地的碎片叶子。心急也没顾着近旁的草里还有人坐着，悄没声地扔了半块砖头过来，砖头砸着他的肩，他不疼的，是阿惠的脸上有了粘乎乎的东西，闻了闻叫起来，才知道他流血了。再生人还说，阿惠呀，你真的忘了吗？你背上那个肉痍子，是我二月二在城隍庙里求的彩花线，回来勒住了脱落的。后院那堵矮墙还在不在？你每次梳头梳下的头发绕成一团塞在墙缝，我的一颗槽牙也塞在墙缝。——威老太太不等他说完，就

先写再生人，却点出夜郎之名，便见出铺展长篇伎俩。

读者也怵住了。

贾平凹小说是叙述的，他创造了一种叙述体系，即使描写，也纳入这种叙述体系。这种叙述体系是用凡常的、平和的、聊天式的口吻来叙述生活的自然状态，打掉叙述人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报告架式，把“五四”开始搬用的西方小说叙述方式，创变为一种中国化的叙述风格。请看此段叙讲风调，直摄宋元“说话”（说书）神髓！

哭出了声。□□! □□! 你真的是你,你挨刀子的又活人了?! 哭了一场,做了饭吃,还要收他在家住。

这本是一段传奇,小小的竹笆街立刻传开,新闻又很快蔓延全城。宽哥在酒店里和夜郎吃酒,吃热了,将这事说出来。夜郎冷笑了一下,歪起头听店堂里的琵琶声。雇用的琵琶女弹得并不好听,夜郎就来了做曲的兴趣。做曲应该是坐在钢琴边上的,狮子般的长发披半个脑袋,俯了,仰了,一张口唱眼睛就要闭上;然而这里是一堆碎纸片上写了1234567,掬起来撒在桌上,要以顺序记录着为曲谱……宽哥提了提警服的领口,摇着头,看不惯了那一张刮刀长脸上的冷笑。这冷笑透着一股傲僻,傲僻之人执一不化,刚强自恃,哪里能合了世道人心? 宽哥低了头去吸吮洒在桌面上的酒,吸吮得吱吱响,也莫名其妙了自己怎么就亲热他,认作朋友? 莫非自己生来就有扶植他的义务吗? 再吸吮了一口,鼻子里长长出气,吹飞了那一堆纸;不怕他蛮脸作怒,偏要治他,偏要证明自己没有谎言谎语,拉了夜郎往竹笆街七号去见威老太太。两人到了竹笆街,七号门首上却吊着一柄白纸伞——威老太太已经过世了。

夜郎至此也感叹了一声,顿时酒劲攻心,干呕一阵,吐出一堆污秽来。这当儿,街南头的丁字路上一片喧哗,黑鸦鸦一堆人涌在那里,有锐声惊叫:“这是要自焚了?!”便见人群呼地一退,又呼地一进,如六月的麦浪,半空里果然嘭嘭地腾起一个火蘑菇,有筛筐般大的,围观者啊地散开,散开了又不逃去,彼此叫嚷。宽哥说:“出事了!”碎步跑去。待夜郎赶近,宽哥已喝开人群,冲进一家饴饴店,提了一桶泔水泼。没想水也如油一般,轰起一个更大的焰团,且焰团粉红,极其透亮,外边包一层蓝光,有人在里边端坐着,看上去如一个琥珀。都在叫“快救人! 快救人!”却再没人敢前去。夜郎忙问谁自焚了,还未看清自焚人的形状,宽哥就骂骂咧咧地让他快去拨火警电话。一条街上,偏偏都是小本买卖人家,没个电话,夜郎疾步

这结下不解之缘的两个人,却可代表当今人之两极,夜郎是凭借新世风胡乱驰骋的野马;汪宽则是僵化地固守旧规范的唐·吉河德。

到了另一条街去拨，又在街口立等了四十分钟，引消防车过来，自焚人已焦缩为一截黑灰。消防警察没有再浪费灭火的喷料，数百人目睹了烈焰自熄，水泥马路上只留一个黑色的人形。

自焚的就是再生人。原来戚老太太善心念旧，留下再生人在家吃饭，那一顿饭是新上市的槐花拌了面粉做成的焖饭，戚老太太又用竹竿在后院的香椿树上夹下一些嫩香椿芽儿来做小菜。槐花是蜂吃的东西，拌了面蒸出来如银团玉块，这样的饭菜以前西京城里人家常吃，而今已属罕物。戚老太太那日做得特别多，又等着孩子们都回了家来，饭桌上也能叫一声爹的。但是，孩子们却不，当下把碗摔了。孩子们都比再生人大的，小的也大出十一岁，他们虽然觉得蹊跷，却学习过唯物论，不迷信，更是觉得在街面上都是吆三喝五的角儿，太难看人，不肯认爹，并且推出门去，扬言要到公安局报案的。戚老太太臊得老脸无处搁，流着泪到后院去，于香椿树上上了吊。戚老太太一死，再生人抱了琴在街上逢人就诉苦，诉一阵，操一阵琴，声泪俱下，捱过三天，死过了的人又再一回自尽死了。

再生人的骨骸在马路上，用扫帚扫不起，又是宽哥拿添煤的铲子去铲，铲了许久铲不净，粘胶得像涂了层沥青。但宽哥收获的却是在骨骸里捡着了那枚钥匙。

宽哥并不喜欢这枚钥匙，遗憾那古琴的毁灭，也遗憾那时太是紧张，没能逮听住再生人自焚时弹的琴曲，只记得那尾音，标出节奏，恰恰是诗词的格律：

平平仄仄平平仄
仄仄平平仄仄平

偏巧那天夜郎是骑了自行车的，去给消防警察打电话，回来被人偷了铃盖，一腔怨恨，在存车处瞧瞧四下无人，也索性拧下旁边自行车的铃盖装在自己车上。这阵

这钥匙是要紧关节，切记，切记！

听了宽哥说话，问平平仄仄的是什么意思，宽哥也说不出。夜郎就拿了那枚钥匙去开许多的锁，开不开，于是想，在西京城里，人都是有两件必有的东西，一个是自行车铃，一个是钥匙。铃就是自己的声音，丢了铃就是丢了声；铃盖是常常被人偷的，我的丢了，我就拧下你的铃盖，你没有铃盖了，你又拧下他的铃盖，城里见天有人嚷道丢失铃盖，其实全城只是丢失了一个铃盖吧？而钥匙，却是只打开一把锁的，打开了，就是自己的家，不属于自己的，怎么又能打开呢？打开了也只能是小偷。——这枚钥匙，肯定有这枚钥匙的一把锁的，再生人却寻不着了。夜郎玩弄着钥匙，咕噜了一会，没有丢弃，拴在自己的一个链环上了。链环上拴着的还有一枚镀了银的小耳勺，每当在人稠广众间，掏出耳勺来挖耳屎，便把钥匙亮出来，要长长短短地说一段再生人的故事。

再生人死后，竹笆街筑起了一座宾馆，因为正好在自焚的地方，又要取名吉利，就叫作“平仄堡”——一段残酷的悲剧衍变成了美丽的音乐境界。西京城里的高级宾馆很多，城西南方位里“平仄堡”还是第一座，建筑师别出心裁，将楼盖成仲尼琴形，远看起起伏伏，人进去却拐弯抹角，而沿正门的两侧一字儿排列了五对大青石狮子。常见的狮子是一种憨，卷毛头，蛤蟆的嘴，玩一个绣球要作女儿择婿状，这狮子却前腿直立，两目对天，看着就觉得那眼睛要红了。这工程是一家装璜公司承接了，由陕北的绥德雇请工匠打凿的；夜郎就打杂在这公司，具体负责去押运和回来安建，先后就在宾馆包住了一间小屋。

那时节，社会上的会议繁多，平仄堡的生意非常的兴隆，见天呼啦啦一群人在餐厅吃包席，夜郎则不动声色也去坐了吃喝。一个会议结束了，一个会议又开，夜郎竟吃了白饭二十余天。餐厅服务员就奇怪了，问一个人：“那是个什么领导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怎么着？”服务员说：“开什么会他都参加的？！”夜郎听了，当下起身要走，那人却说：“当然啰，你瞧他那披挂！”夜郎的披挂并不好，但夜郎长

跟着夜郎走，你就能领略新世相。

面修身，仍得意自己的可久可大之相，就口吐了烟圈，放满一世界烟雾，然后去牙签瓶里抽一支牙签，随手又拿了那一盒精致火柴在兜里捏了，走出餐厅，孤单而高傲地仰着干净的头。刚一进电梯，那人就跑进来，当怀戳了一拳说道：“你算是狗屁领导?! 倒会钻这等空子! 可你不说谢我，说走就走了? ——你知道我是谁?”夜郎忙拱手抱拳，说：“我是你的戏迷!”那人说：“你甭诓我，南丁山是南丁山的最大戏迷!”于是，夜郎和南丁山从此认识。南丁山是秦腔名丑，往日的光景里长衫水袖地演了丑旦，两片红胭脂夹住个琼瑶鼻，兰花指扭过来，扭过去……然而现在的天上，红太阳已不再是毛泽东，星星只有了三种，一种是影星，一种是球星，一种是歌星；大小的歌星，是西京本土的或外地来西京的，都在体育馆里演出。唱秦腔的已无人看，南丁山只好做个小穴头，逢着宾馆有会，办个清唱的节目——为着挣个小钱，也为着过瘾。两人是带膻的羊，着了气味就认了同类，一来二往熟忒起来，南丁山就替夜郎抱打不平，说夜郎的相貌气质完全是将军的材料，如今却沦落成一个马崽。夜郎也就去捏捏他那只有稀稀几根黄须的嘴唇，笑他长一个虚胖胖的妇人脸是不是个同性恋者? 南丁山就说他小时让道士算过命的，原本要做大官的，可祖坟选的不是真穴，这辈子只有在戏台上演官人或官人娘子了。

南丁山还有着一个小本事，能撇两笔兰草，结识了一帮书家画家，与市府的秘书长祝一鹤也拉扯上了关系。一日里北京有要人到了西京，祝一鹤又让南丁山召集书画家在平仄堡作赠礼书画，南丁山也画了一株兰，众人叫好，说该题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南丁山却写着“居在深山人不识，西京市上贱如草”。祝一鹤笑道：“你是名演员，市宝一样的待你，还哭什么屈?!”南丁山有意荐夜郎，便说：“我算什么角色，我为我这兄弟鸣不平的!”当下介绍了夜郎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堆能耐。也活该夜郎出头，祝一鹤询问了许多事，夜郎不卑不亢，对应自如，

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，途径多多，诸如五花八门的聚会、名片、电话、上下级关系等等。一个人只要肯伸出交际触角，便可以有各种朋友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

祝一鹤即刻爱惜起来，送了名片，又给了电话号码，欢迎去他家做客。事后，夜郎果然去祝家数次，送去了特意从绥德买来的一对小石狮子，乐得祝一鹤也说：“政府里那么多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就是合不来。怎么回事嘛，一见你倒喜欢上了！”如此往来，祝一鹤把夜郎介绍到市图书馆，作为招聘人员使用，图书馆长宫长兴也当面拍了腔子，说招聘按惯例要使用一年，这全是为了遮人耳目，半年之后就保证作为正式职工接收，便安排夜郎作他的助理：收文件，写材料，负责外事接待。夜郎没想浪迹数年，有此落脚，自然视祝一鹤为知遇之人；祝一鹤年过半百，子身一人过活，少不得常去照应，跑些小脚路。在平仄堡安建完石狮，又联系了 in 宾馆发廊打工的颜铭，每日去祝家作钟点保姆，连南丁山也不无嫉妒地戏谑他和颜铭是祝家的金童玉女。

平仄堡门口的石狮安装了两月，见天有人来瞧稀奇景。居住在竹笆街丁字路口的居民却生了怪事，先是几乎各家有人夜梦狮子咬人，再是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，都是患了心肌梗塞，便传出是宾馆门口的狮子对着这些人，风水太硬的缘故。于是就在门首悬挂镜子，又是夜里用红线绳缚住石狮。但人还是在死，居民便联合了去宾馆闹事，宾馆只好搬移了石狮，又被迫请秦腔剧院来演鬼戏。演过一场《白神》，南丁山饰的那个无常。演毕了，遂生出念头：秦腔里有演《目连救母》戏文的传统，那是集阴间和阳间、现实和历史、演员和观众、台上和台下混合一体的演出，已经几十年不演了。如今不该说的都敢说了，不该穿的都敢穿了，不该干的都敢干了，且人一发财，是不怕狼不怕虎的，人却只怕了人。人怕人，人也怕鬼，若演起目连戏系列必是有市场的。再者，演员可以当一回他们的表演艺术家了，又能赚钱，十倍百倍地强过走穴来清唱的。就停薪留职，组织戏班，一方面着人四方收觅戏本，整理改编，一方面讨问好角。光问好角还不够，跑过龙套的、管过行头的、管过水锅的都问。风风火火地要成

直是新《搜神记》。平凹长篇，必有魔幻，此书开首即是魔幻迷出。